

红楼梦影

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紅樓夢影

〔清〕云槎外史撰 尉仰茹点校

北京大學出版社

《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

红 楼 梦 影

(清)云槎外史 撰

尉仰茄 点校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0千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35,001—67,000册

ISBN 7-301-00022-7/I-006 定价: 2.35元

紅樓夢資料叢書

續書

吳組湘題

雲槎外史新編

紅樓夢影

光緒丁丑校印

京都隆福寺路南
聚珍堂書坊發兌

紅樓夢影

第一回

西湖散人撰

賈侍郎藥醫愛子

甄知縣刑訊妖僧

話說賈府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駕鸞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塋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塋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信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中自是歡喜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賈赦赦罪賈珍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行到毗陵駙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處賈政打

前 言

《红楼梦》自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行以来，近二百年始终传诵不衰。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红楼梦》问世不久，即有续书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各种续书达三十余种之多。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各种《红楼梦》续书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反映了作者各自的伦理道德观念。各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命运有不同的安排，艺术水平亦有差异。同时，这些续书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民俗世情。对《红楼梦》续书进行研究，可能为红学研究者及《红楼梦》爱好者提供一个感兴趣的新的领域。

这些续书向来不为人们重视，难以见到。为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供文学研究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参考。这是一件有益的事。

吴组缃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

点校说明

《红楼梦影》是清人所撰红楼续书中较晚的一种，成书于咸丰(1851—1861)末年。作者署名根据原书扉页题作“云槎外史”，原书每回前题“西湖散人撰”，与云槎外史当为一人。

本书根据光绪三年(1877)北京聚珍堂印本点校。原书中明显错字均予改正，如“帆墙”改为“帆樯”；异体字、通假字等改为正体字，如“駟”改为“驿”；方言俗语保留原貌，如“甚实”、“已竟”不改；原有缺字加□；补字加[]，如第四回宝钗生子，“贾政命取名叫作贾芝，[芝]兰双秀的意思”；衍文删去，如十六回写宝钗同李纨婆媳往大观园来，删去“李纨婆媳”后的“宝钗”二字。

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红楼梦影序

大凡稗官野史，所记新闻而作，是以先取新奇可喜之事，立为主脑，次乃融情入理以联脉络，提一发则五官四肢俱动。因其情理足信，始能传世。

《红楼梦》一书，本名《石头记》，所记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修成女身，立愿托生人世，以泪偿之。此极奇幻之事，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作者不惜镂肝刻肾，读者得以娱目赏心，几至家弦户诵，雅俗共赏；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无终身之约，泪尽归仙，再难留恋人间；神瑛无木石之缘，有金石之订，理当涉世，以了应为之事。此《红楼梦》始终之大旨也。海内读此书者，因绛珠负绝世才貌，抱恨夭亡，起而接续前编，各抒己见。为绛珠吐生前之夙怨，翻薄命之旧案，将红尘之富贵加碧落之仙姝。死者令其复生，清者扬之使浊，纵然极力铺张，益觉拟于不伦。此无他故，与前书本意相悖耳。

今者，云槎外史以新编《红楼梦影》若干回见示，披读之下，不禁叹绝。前书一言一动，何殊万壑千峰，令人应接不暇；此则虚描实写，傍见侧出，回顾前踪，一丝不漏。上于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即荣府由否渐亨，一秉循环之理，接续前书，毫无痕迹，真制七襄手也。且善善恶恶，教忠作孝，不失诗人温柔敦厚本旨，洵有味乎言之。

余闻昔有画工，约画东西殿壁，一人不知天神眉宇别具神采，非侍从所及。画毕睹之，愧悔无地。此编之出，倘令海内曾续《红楼梦》者见之，有不愧悔如画工者乎？信夫前梦后影并传不朽。是为序。

咸丰十一年，岁在辛酉，七月之望。西湖散人撰。

目 录

红楼梦影序	1
第 一 回 贾侍郎药医爱子 甄知县刑讯妖僧	1
第 二 回 蒋玉函完璧归赵 花袭人破镜重圆	8
第 三 回 阻风雪兄弟谈心 训子侄夫妻反目	16
第 四 回 王夫人含饴弄孙 史湘云遗孤诞女	24
第 五 回 祭宗祠贾氏重兴 宴廷臣皇恩宠渥	30
第 六 回 慈宝玉轻视奇珍 敏探春细谈怪物	39
第 七 回 梅公子会试进京 柳郎君搭帮探友	46
第 八 回 一帘风雨祀花神 半夜绸缪偿孽债	54

第 九 回	劝扶正凤姐怜夫 因积德平儿生子	63
第 十 回	宝玉叔侄入翰林 探春姊妹邀诗社	71
第 十 一 回	靖边疆荣公拜相 置别墅赦老隐居	80
第 十 二 回	诸闺秀花径游春 众纨裤柳阴试马	89
第 十 三 回	说官司金氏求情 斗龙舟薛蟠送礼	100
第 十 四 回	制瓜灯闺中斗巧 赏荷花席上联吟	109
第 十 五 回	聘淑媛贾兰受室 喜乘龙巧姐于归	117
第 十 六 回	赖尚显万里传书 梅瑟卿千金赠妾	125
第 十 七 回	邢岫烟割肉孝亲 贾存周承恩赏寿	133
第 十 八 回	五儿私乞玫瑰露 王婆夜遇芙蓉神	141
第 十 九 回	梅花雪啜茗怀人 消寒诗食瓜夺彩	149
第 二 十 回	万柳庄恶奴欺主 会仙桥老舅遭拳	158

第二十一回	颤鸾篦如玉吹笙 啭莺簧双红度曲	165
第二十二回	舞凤凰三星共照 佩麒麟四美联姻	174
第二十三回	告亲老贾琏辞差 谒慈帏荣公罢相	182
第二十四回	指迷途惜春圆光 游幻境宝玉惊梦	190

第 一 回

贾侍郎药医爱子 甄知县刑讯妖僧

话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贾政料理坟墓的事。一日接到家信，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得中，心中自是欢喜。后来看到宝玉走失，复又烦恼，只得赶忙回来。在道儿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书，果然贾赦赦罪，贾珍复职，更是喜欢，便日夜趲行。一行到毗陵驿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贾政打发家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

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早进京。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舱，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了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贾政又问道：“宝玉，你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宝玉未及回言，只见岸上有一僧一道赶来。此时早有人将宝玉搀了进

去。这里贾政一声“拿”，只见众家人带领水手将僧、道捆了。贾政吩咐道：“你们小心那妖人的邪术。”只见两个小班儿的五福儿、四德儿跑了去，每人脸上浇了一泡溺。贾政派人看守妖人，一面将备悉写了一封信，拿了全帖，差人去报武进县。

且说这知县姓甄名应喜，就是甄应嘉的兄弟，乃是进士出身，用了榜下知县，为官清正，真是恺悌君子，无人不感激。这日正坐早衙放告，头一起带的是伙骗财物的。这原告是个晋人，姓郝名义，就在这鼓楼前开着个长发布店。有个伙计叫作傅有义，当初本是个穷人，这郝老西儿因他打的算盘好，就留他作了伙计，有二年的光景，待他也很好。这天姓傅的来了个亲戚，姓胡叫胡充。说是跟官，那官府船上要用四捆布，讲明价钱，雇了小车子推着，就教这傅伙计同了他的亲戚押着布去领钱。至今一个多月，连推车的都没了影儿了。县令听了，着郝老西儿回去听传。这里发票拿人。

第二起是开集艳堂的魏钱氏，他有个女儿叫作魏小青，是从苏州过来的，真是色艺双全。本处有个原任的公子，姓洪双名大器，同着他家的清客白晔，还有个朋友是监生，叫卜希文。这三个人常到他院中摆酒过宿。先还给钱，后来就把家中的古玩陈设都拿来折算。这日姓卜的借了他女儿一只金镯子，重五两二钱，说是作样子。讨着总说没打得。过了十几天，又打发保儿去讨。恰巧遇见他进当铺，保儿就跟了进去，藏着听。原来是他把镯子暂押了几吊钱，如今又拿了票子来找价要卖。正在商量，被保儿

一眼瞧见是他家的东西，便说：“卜相公，怎么卖起我们的镯子来了？”卜监生如何肯认，便说是他娘子的，保儿说他，凌辱斯文，动手就打。保儿也就还了他的席，二人揪扭在一处，保儿的头也打破了，所以被地方拿了送县。知县审明口供，行文到学里，革去监生，枷号一个月，又断了十吊大钱给保儿养伤。当铺无干，释放。又传了魏钱氏当堂领赃。那洪、白二位也就不究了。

将要退堂，又有普济寺的住持悟了和尚喊冤。因他庙里有几间闲房出租，有个秀才名叫吴彦时，十分寒苦，租了一间耳房用功。和尚怜他是个秀才，也不教他自己起火食，每日随着大众吃斋。先还是偷了海灯的油照亮儿，后来就教和尚给他买蜡，渐渐的又嫌饭食不合口味，没荤腥儿，又要喝陈绍。闹的和尚烦了，要收房子。他倒说，既是“普济”，原该大家吃的。这和尚本来老实，只好将就他。谁知越闹越凶，教和尚替他接唱的。和尚无法，便请了几位相公们评理。他倒说这普济寺本是他的香火院，这和尚不安分，要撵了他，另换住持。和尚闹不过秀才，只好写张呈子来告状。县官问明原告，又行文到学里要了这吴秀才来。皆因公堂有神，吴秀才自然也就说了实话。知县就把这圣教中的败类交给老师，打了十板，记了一过，立逼着搬出庙去。和尚从此也就不敢慈悲了。

知县完了这三案，才打鼓退堂。将到书房坐下，见门上的拿着一个全帖、一封书子进来说道：“工部贾大人差人下书。”县官说：“贾大人不是起了身了吗？”门上的回道：“据来说，他们丢了的那位少爷找着了，还拿了两个妖

人。”知县说：“嗟呀，这贾宝玉还是奉旨寻访的呢。怎么偏偏的在我地方上。”说着看了来书，说：“你教长班拿我的手本先同来人去，我随后就到。再派四个快头，带了刑具去伺候。”门公答应去了。

这里知县吃了饭，传轿出门。走到毗陵驿的地方，早有驿丞在道旁迎接。知县在轿子里拱了拱手，轿子已竟过去。到了码头上，不见有贾政的官船。又过了一个小坡，远远的望见败芦丛中露着一根桅杆，上挂一面大黄旗，上头写着“工部左堂”，便知是贾政的座船。临近了，见一群戴缨帽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只见长班跑了过来说：“贾大人的官船在这里。”于是住了轿。船头上的人嚷道：“搭上来罢；地下滑。”这知县断乎不肯，便搭了跳板扶手，又铺上棕毡，知县下轿上船。这里贾政迎了出来，让了门。到得官舱里，知县就要行礼。贾政连忙拉住，说：“贵县咱们又是亲戚，又是世交。这如何使得？”说着彼此作了揖，分宾主坐下。家人倒了茶，寒温了几句。知县说：“这件事实在是万幸，可喜可贺。”贾政说：“总是贾政无德，才有这样异事。”知县说：“也是世兄该有这几天的坎坷，但是那僧、道实在该死。”便叫跟班的去传给快头，先将妖人押去，晚堂听审。

又向贾政道：“请世兄见见，不知可否？”贾政道：“原该叫他出来请安的。”于是叫人将宝玉扶了出来，见他面色青黄，仍是僧装，见了人也不请安，也不作揖，只是发怔。知县道：“管家，你扶少爷进去罢。”便对贾政道：“据卑职看，世兄这光景竟是一团邪气，须得用药调理才好。”贾政